



阅读春天

合肥 苏天真

读山水，春是绕不开的一卷。打开册页，远远地，看小雨如酥，草始生，柳丝泛绿。山崖侧立，腊梅倒挂，薄雾蒙蒙涧水中，野鸭嬉戏。人，总感困顿，原来是壮阔的原野呼应着怡人的暖阳。瞧，那水村山郭梨白桃红，面旋落花风荡漾。春山如笑。远远近近云漫山岚，一缕又一缕。偶尔，山涧旁，林深处，翠鸟声声。河上有舟，淡墨寥寥，无人舟自横。春水初生，农人去“踩田”。田野，草木萋萋，人追蛺蝶而上，止于海棠花枝间，那蝶翩翩起舞，在花朵间偃仰向背，羽翼翻卷辗转，醉人的春风灵动清新。

唐人韦应物不愧大家，过人的眼力与精湛的文字功力了得。但盛唐壮阔的诗风已不复存在，更少了先秦风雅。而《观田家诗》中，“微雨从卉新，一雷惊蛰始，田家几日闲？耕种从此始”的山水田园给人无限的想象和静谧与清幽之美。阳春三月，春雷惊醒山水，仿若一张大宣，让我们重新回到那田野广袤，细雨霏霏的“春江水暖”的镜像中。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《春耕图》徐徐展开。农夫在细雨中，斗笠，蓑衣，裤脚高卷，右手把犁，左手持鞭悬空飞舞，却不忍落下。远眺，田垄阡陌，一边荒原萋萋，一边黑金闪烁，一边衰草寒烟，一边沃土一片。身后，那是沃腴、肥饶，饶沃而又成群列队的土地，极目田园春色，一片农桑版图。古画里的春天，已穿越千年时空，它的绚烂依然在流淌着，被定格、被抒写、被凝视，绿意朦胧。如今，鞭催花发，犁铧声依然绽放，翻过的泥土依然成行成垄，成浪。农人的脚步依然惊醒所有越冬而来的枝干，和所有缠绵在土地中的草茎、树根、昆虫、种子。一场无声的惊雷用绿色和花朵依然以视野的方式呈现，这是开春的既定程序，一种生生不息的古老仪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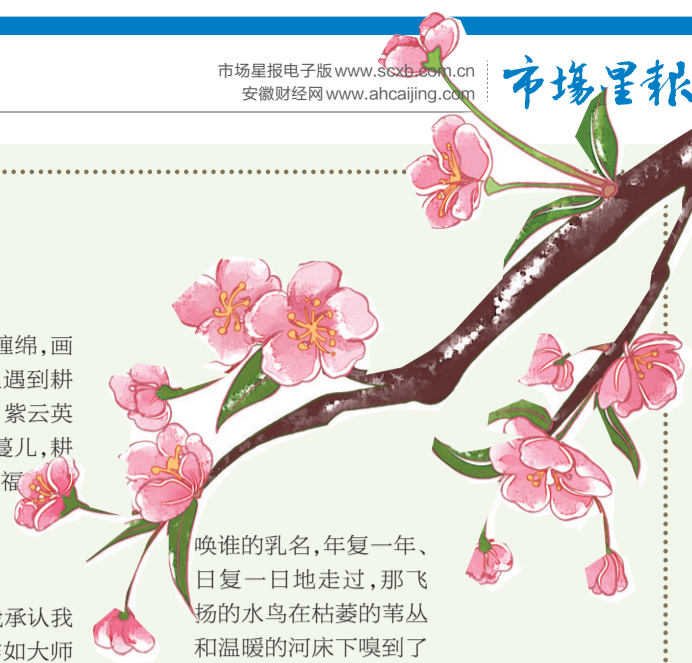
根茎开始蛰伏，泥土开始复活，种子开始苏醒，春天的形态在根茎、泥土和种子之间奔跑，仿佛与节气与雨水有击掌般的契约，它们在阳光雨水的搀扶下，站立了。这时的乡村无论田野坡地，山坳沟壑，无论屋顶瓦沟，墙头砖缝，它如大地的血管被天空采撷，在燕鸟啄泥低飞中，一个个墨点，空灵而律动，春天的大幕徐缓拉开，那是一张写意的素笺，田字格里竖写

一行又一行的诗，春色似画，山水相依，悱恻缠绵，画轴有《富春山居图》的韵味。在春天的田野里遇到耕田人的吆喝声是幸运的。土地处处青枝绿叶，紫云英们从旧年的稻茬间拼命迎向阳光，探出孱弱蔓儿，耕田人为季节报时，所以，田野上到处都是幸福脸。这哼咏小曲的耕田人，鞭在空中炸响，声音在山谷间回荡，犁铧如舌，田野，一抹烟雨，我以敬畏的眼神凝视，像看惯了草木扶疏，明熠灼目，突然遇见这么有范的崇拜者，我承认我被他以土地为纸，犁铧为笔，行云流水的动作如大师般一气呵成而折服。

农人，一本线装书摊在辽阔的大地上，你那紫檀色写满皱褶的脸庞，在风中似盔甲武士！啊，我想和你说话点什么？但是，面对你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。而村口建于乾隆甲申年的麟凤桥，经过冬季天寒地冻的蹂躏却安然无恙。一缕阳光，斜斜地从红楠与女贞间透漏，投影洒在桥面，青石板的凹凸更加醒目。光是轻盈的，微风仿佛在影影绰绰中消解了古桥的苍老。而此刻，有一簇细小而密集的荠菜花从石缝中兀自而出，柔弱的，不会矜持。但有一树，它在桥的一端，已褪去绿色的树杈，瘦骨嶙峋，又像是披着须发的故人，远远地，那饱尝沧桑而依然蓬勃的树冠，笃悠悠，见气度，见风骨。远去的河涯有一片安静的柳林，用它嫩绿的眼神，点化过诗经、照拂过唐诗、抚慰过宋词，已被我存放彼此温暖或滚烫的波光里。此刻，四季轮回没有改变，在沧海桑田里生死相依，大概也包含这层意思吧。

仔细想想，这世界带给我们的伤痛远甚于温暖。而奇怪的是，就是为了那么短暂和可疑的一点幸福，我们竟然能够忍受漫长的一生。这不可知的宇宙大神，给儿童以天真无忌的游戏，少年以梦想与憧憬，男女以肉体的心灵愉悦，给男人以父权与责任，给女人以母性的慈悲与善良，给老年人以含饴弄孙的慰藉，温暖的力量如沐春风，令人敬仰。而春，在大地以最靓丽的风景摇曳在新日之风中。它们都是自我创世的神，生与死漫长得就如一个个被拉长拉伸的瞬间。

小河清澈如镜，温柔如绸，淙淙的水声像母亲轻



唤谁的乳名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走过，那飞扬的水鸟在枯萎的苇丛和温暖的河床下嗅到了

旷古未闻的味道，它是时光之中除了空气之外最大的留白。河旁一条小径像细流，曲折起伏在这样的细流里，我常把自己看作一条无忌的鱼，率性地游弋着。有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身心寄养在天地秩序的哺育中，揣测生命的空旷和精微，并设想那高尚的极处隐匿着无远弗届的生命底色——春。在一瓣三角梅的紫红里，怀藏天空与大地的秘密、流水的方向与时间的刻度，藏着寒冬萧索、芳菲渐尽，藏着清风与鸟鸣、阳光与露水，一夜间，许多村庄已经半空了。正如许多的门窗，许多的隐藏，被贸然打开，有些猝不及防。背井离乡是个悲悯的词汇，离开或许是决绝的、茫然的，甚至是麻木的。也许村庄和人一样在寻觅，树木花草，从来无视村庄的兴衰，以节气为号令，编织生命的密码，泡桐花法则天成，用一种难以言说的粉紫色，开得粲然而轰烈，高到村庄的上空，似乎顶空伴随凤凰于飞，一场春雨落下，一枚枚漂在水面上，就像是画在大宣上，花瓣微红透白，透出知足的油绿。

我想象春过立夏，惶惶如响箭，他经过的流水和他站立的土地，已将昨天的痕迹消弭殆尽，仿佛那不是再生。咚咚咚，父亲熟悉的脚步我老远就听得出来。“油菜抽薹了。年前追的那趟肥得劲了！”父亲语气中带有明显的欢喜。那一刻，父亲沐浴着霞光如一棵壮实的庄稼，他的布鞋沾染着油菜花粉的浸渍，头发和衣裳残有油菜生长散发的清气。显然，那沿失曹河圩埂伞兵一样散开的——我的铺满山场、平畈和丘陵的油菜花啊，就这么铺天盖地、訇然而来。

蕨菜

肥西 郑锦凤

老谋深算这个词，用在我们寨子里那几个放牛老头的身上，最适合不过——冬天的时候，草木枯黄，他们会在天气晴好的日子，选一座很少有人去过的山，等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根长长的树枝后，他们以不同的位置围站在选定的区域四周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其中一个老头，在得到另外几个同伴的允许后，划拉一根火柴点火烧山；山风一点都没有出来捣乱，每个人手中的树枝也帮了大忙，一场火把选定的一大片山地在预定的时间内烧得黑黢黢的。第一个步骤如期完成，几个老头才扛上柴捆子，赶着牛回家。

被烧过的地方，基本上是黑着脸过了一个冬天。黑乎乎的草本灰，也默默地在冬天沤肥着这片土地；距放火烧山几个月后，几个老头的谋划，终于出现了他们期盼的样子：春天里，灰色与褐色的蕨菜，紧握着毛茸茸的小拳头，挤挤挨挨站立在被火烧过的地方，只有零星的杂草在蕨棵间作些许绿色的点缀。随万物复苏的大势，几个老头的记忆也开始苏醒，他们相约去烧过的那片山放牛。牛在整座山散放都行，他们最主要的目的，是想去冬天里烧过的山上把第一拨蕨菜采摘回

家，好给他们的谋划作个完美的收官。

这些老人，在放牛的同时，一次又一次用蛇皮袋扛蕨菜回家。他们的老伴，看到自己的老头子从高高的山上隔三差五扛蕨菜回来后，脸色变得柔和起来。贤惠的她们调动勤劳的双手，将大袋大袋的蕨菜做成泡菜、腌菜与干菜。这些人，一年四季的餐桌上，时常有蕨菜的身影。不可否认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蕨菜是山里人家餐桌上的大功臣，山里人对蕨菜的称赞，也是言不由衷的。

几个放牛的老人，他们的每次谋划，也不是都能得到完美的终结，总会有岔子出现。比如，有一年的冬天，他们策划了一场在大山上大片区域的放火烧山。同样怀揣着美好的期望，可等到春天时爬山去采摘头拨蕨菜时，他们晚了一步，扑了个空。看着蕨菜茬上新鲜的采摘痕迹，还有相对小巧的脚印在地上零乱着凹下去，他们知道是女的来抢鲜了。几个老人气得在山上开黄腔骂人。

不过，只不过是颇费周折一些，老头们的蛇皮袋里还是都装满了蕨菜。等他们到家后，气呼呼地将火烧山上的蕨菜被人早先一步采摘走的事告诉家里人时，家人并没有被带入愤怒的境地，而是反过来安慰自己家的亲人：“上



邻下寨，左亲右戚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哪家吃不是吃嘛。”家人及时的劝慰，一些老头的怒火这才得以消减。有个别年气还盛的，一时半会心绪不宁，怒火不消，居然说：“得出去叫骂几句，要不下次的蕨菜，我们同样也得不到。”他的家人一下就恼火得七嘴八舌起来：“山，是大家的山，你放火烧山这个事，本来就不对，你这出去一叫骂，你怕是想叫人来逮你去关几天吧？”“蕨菜是大山的蕨菜，不是哪一个人的，也不是哪一家人的，谁抢先摘头拨，又怎么啦？”“再说，蕨菜多的是，这个山上没有了，别的山上还有。采摘蕨菜又不是像挖矿，要花费大代价，不就是费费脚板劲的事嘛。”“一大把年纪了，别一天到晚惹祸生事的。你老了倒是无所谓，我们年轻人还

要在这方土地过日子，不能让人家指着我们的后背骂！”这个老头低头沉思一会后，才打消了要出门去叫骂的念头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先抽一杆叶子烟，再配合老伴打理刚扛回来的蕨菜。

不知道是山风走露了提议，还是大人们突然得到点醒后到处打探消息，就在寨子里的人翻着花样吃蕨菜一些年份后，就有小贩进寨子来蹲点收购生蕨菜了。他说收购的大量蕨菜往贵阳批发。他鼓励大家上山采摘蕨菜，十万斤不嫌多，一斤不嫌少。还开出了一斤生蕨菜三毛钱的价格，出土不超过十厘米的蕨菜，居然开价到一块五毛钱一斤。这样的天价，刺激得大伙都在心里拔拉小算盘。一条生财之道就这样横空出世。